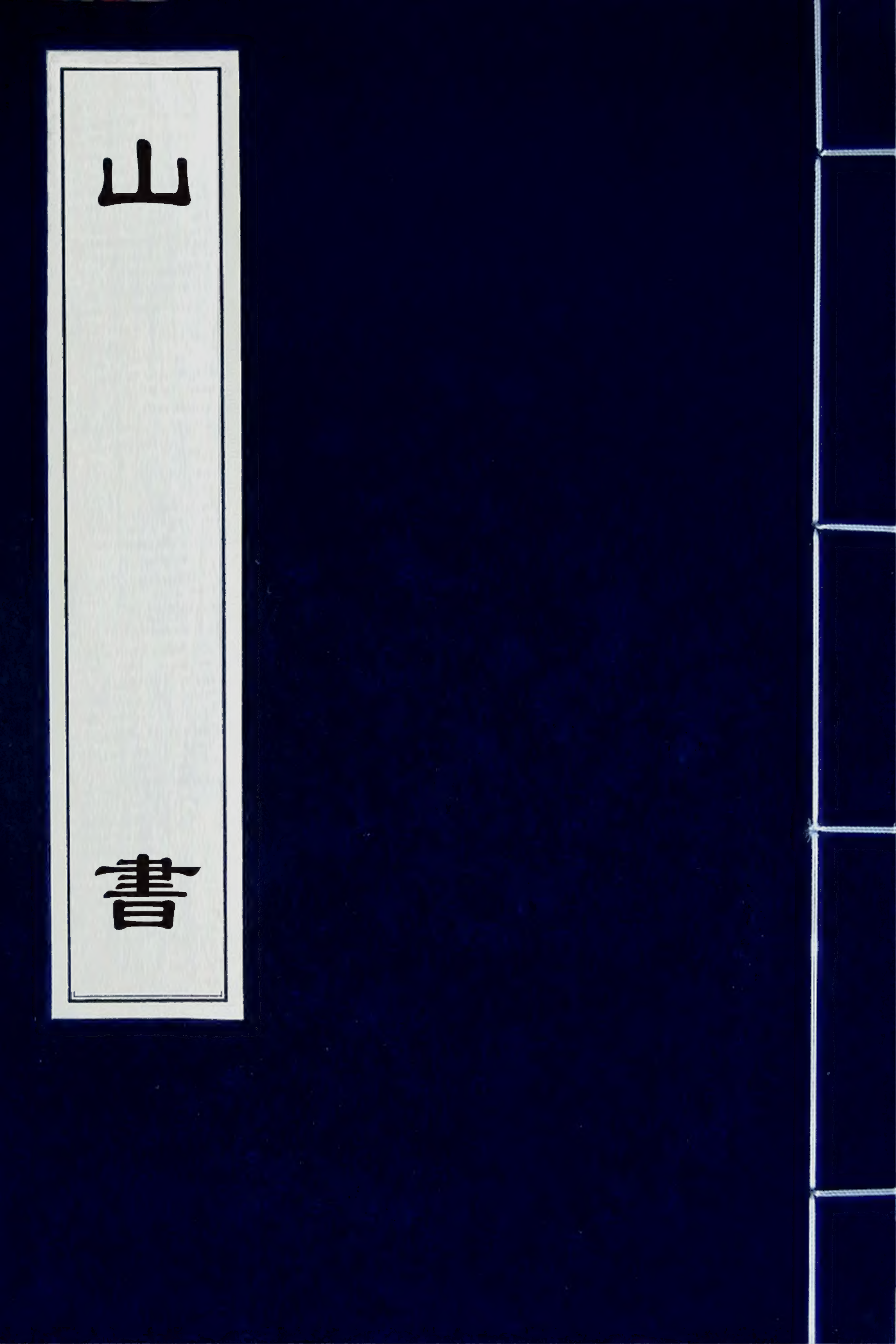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四卷

南郊祈穀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辛巳躬至南郊行祈穀禮自嘉靖中改大祀殿為祈穀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啟蟄日祈穀以後不復行至是復以上辛日行祈穀禮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

賑恤飢民

正月諭歲荒民飢煮賑當如救焚拯溺前有 旨着截贓

山東各撫按速察各州縣倉庫實數有無虧額侵漁及
賑過飢民多寡原限一月內分別逐一回奏何至今未
見奏來仍蹈狥隱稽延之罪着該部即行察明各該處
仍着恪遵諭旨星速察奏其痌瘝不關對積不發的俱
着指名參來推官不據實察報的一併參處如再玩違
貽誤不肯該部馬上飛催仍立限去該科記着曾奉有
旨如何不行參糾看明白回奏將諭戶部都察院通知
禁抄發封

正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禁抄發封上言機密屢禁抄傳凛蒙嚴諭臣等請有密封發科者該科封固送部臣部照舊錄出送回該科彙繳發封發部者臣等錄出即封固遝送該科照例彙繳日輪守科科臣一員專接發封臣部仍每月將接過發封開列具本題知兵科具疏云臣愚以為疏有必當發者有不必發者有可發于事先而不必發于事後者有當發于今日而不必發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發

也如何邊有事逆擾何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況邸報之抄傳有從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禦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烽火熄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禦邊勦逆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逆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逆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

人犯逍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遠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容恩其人犯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發于今日而不必發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更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糾交館皆不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

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璽藏綸綍自臣等對敭之臣始矣臣用是兢兢然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幷及之

福藩之變

正月賊李自成率群賊寇河南府逕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李仙風招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爲內應一夕而陷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並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殺

之世子逃去遇亂民刦之裸而奔于懷慶自成在雒搜
宮室窩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為
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行兵至城
下時昌閉門拒守官兵攻入仙風收時昌斬之
帝聞變御乾清宮召閣部詳問情形遣監臣王裕民都
尉冉興讓科臣葉高標齎往存卹各賜表裡及銀兩等
差刑科給事中孫承澤工疏糾兵部曰臣惟自流賊發
難以來屠城破邑屢屢告聞矣大約由于中樞之地議

論雖多質效罔奏每見塘報飛馳止憑模稜一覆大將
趺出止憑資格一推幸而不捷部收指示之功不幸而
敗部不與覆轍之罪內外相諉以致日甚一日竟至墮
郟城害親藩如洛中之事誰究中樞能辭其罪臣以樞
臣陳新甲受皇上封疆之寄所宜公而忘私盡忠竭知
滅此朝食乃當同推卸從無主持務嗣昌曰某功宜敘
也亦曰某功宜敘也嗣昌曰勦功無成也亦曰勦功無
成也不知賊勢猖獗十倍往昔楚中焚掠已徧川中破

陷未休所叙者何功孰成者何日樞臣亦曾一為恭敵以肅朝廷之威靈否也即如肅帥王綸禹威望未聞何遽委以腹心重鎮當其奉命而往原責以剿平左革之賊何以令之遷延楚中及在楚辦賊不效已知其伎倆無能何以仍將豫疆漫令嘗試有同兒戲也且闖賊素稱狡鷙舊在秦中督臣洪承疇撫臣孫傳庭數與血戰始挫其鋒此豈恇怯之李仙風貪橫之陳永福所能辦何樞臣不早一策備貽禍如此其烈也嗟嗟往事蓋

不可問矣豫中自歸德以外倶有藩封倶稱難守倘事
機再失遂至中原潰裂不可收拾天下事寧尚可言伏
望皇上亟令樞臣從實料理目今豫中兵氣奄奄作何
整頓赴援客旅逡巡不前作何鼓勵俾列藩有泰山之
安爲一賊向東南江北二陵重地根本所關臣督餉淮
上見鳳督朱大典暮年氣餒雖骨支離用何健將補之
以收萬全之策願樞臣明而熟計無致一誤再誤也臣
職在言列不避攖鱗倘樞臣因臣言而閉門引疾或出

覬激辯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豈宜有此臣罪滋大矣

大赦中外

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証交侵且際時事多艱閭閻凋敝無告災祲困窮已極目前更望能得甘霖百姓稍息倒懸可解況今畿南山東河南等處流賊猖獗兵民殘殺無寧日甚至人自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憫惻又邊警未息議調多兵勢必措餉然催徵原非得已惟恨貪官

奸吏借此作弊額外朘削有限之民力甚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無所控訴或官吏行酷晴害民生或讞獄不平姦良顛倒或紳衿土豪驕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戾恣睢或勛戚及內外官員肆行擾害或犯法罪人情輕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挨不結竟至瘐斃或情面囑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修職業惟營一己之私或蒙蔽陰徇朋庇作姦罔念軍國之重種種情弊有一于此皆足仰干天和

昨又值天示警戒黃霄為災豈非多愆積于下而天變
即示于上總緣朕涼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姦德不足以
格物誠不足以動言行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職災
異疊興民遭塗炭安枕無聞朕徒忝君師風化之位既
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到思及不勝酸心愧赧朕病
今春稍愈茲此黎庶教化未洽而兵荒相繼以致犯罪
罹法者日衆朕仰體天心敬遵祖法大赦中外併合咸
暫免行刑特勅兩京省直經營官將已結未結重輕等

罪凌遲斬絞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杖笞酌行寬釋贓多
者酌量減豁贓少者分別釋放俱照後開條例定限于
季夏中旬內外通完具奏敢有怠慢出入等弊定治重
罪務期刑獄平允奸良剖明庶幾稍消怨懟之氣免致
干和至如勲親紳豪藩王宗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奸
橫肆陷害善良者着科道衙門及撫按官一體察
勅訪拏參奏朕恪遵祖憲立寘重典決不輕宥特此道
官分行部咨天下咸使聞知

辛巳內計

是年內計主察者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吏科都給事中吳南灝河南道御史葉初春先是考察疏上奉旨京察大典屢奉明旨責令部院諸臣執持擔當破情秉公嚴行澄汰勿使貪狀漏網庶大法小廉咸知勸懲近考劾各衙門等官內外多以鄉貢任子及在籍丁憂多已經處分的臚列充數仍屬暗狗積習成何察典還着恪遵屢旨嚴明考核有真正貪酷者不許徇庇

隱諱及擬敕不謹各款俱要嚴賓詳允不得拘定誥敕

祇循故事塞責仍限三日即奏于是臚列再上熙茀者

較往例為增大條被處者汪慶百張學周姚錮章光岳

衷鮞喻思恂李玄趙時用林棟隆劉永祚劉鶴田唯嘉

蔡奕琛朱繼祚張紹光鄧建邦蔡紹顯徐人龍董羽振

莊欽鄰王萬象蕲光先張羅彥馮可賓

襄藩之變

二月賊張獻忠羅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

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使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啟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張獻忠曰王賢王也但我不殺王朝廷不殺楊嗣昌耳遂殺之棄其屍于火盡殺宮眷并殺貴陽王常法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初左良玉瑪瑙之捷降將劉國能擒

其妻高氏幕客潘獨鰲寄襄陽獄至是取出攜之以去左良玉在鄖屠家口貲蓄于襄陽並盡為獻忠之所有良玉用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無及

兵科合疏糾嗣昌曰蓋自洛封失陷文武守臣先後伏辜而膺勦賊重任者尚以遠在西川為解今襄陽告陷賊禍甚矣襄樊為南北咽喉古來戰鬭必爭之地今拱手而資敵獻闖相應羽翼已成腹心中原千里流血天下大事豈堪一誤再誤以至于終誤也今日急者楚督

當自簡雒保督當自許孫鳳督當自黃麻暫移土賊之校合力巢肓之誅不論何兵何將能殺獻擒闖即予以封爵大賞何必單靠一久任罔功之老臣也諸葛亮曰兵交方始合功罪不明何以討賊爲此番功罪未正雖遣將如林調兵如雨恐無以立威而作衆氣也大獻賊自四川來督師楊嗣昌親統各路之兵專任剿殺闖賊一敗猶將寥寥數百爲賊所乘賀李之兵犄角不開以將予敵雖之過敗及將領兵潰關防馬騾盡行委棄仍

粉飾奏報而曰賊復竄逃何太詐也況賊經陸路奔突督師乃水路逍遥不知御所賜之鞭焉曾一攬轡否也于行軍為失機于朝廷為不敬矣在督不過以破失十縣為蜀失事之終豈知以首陷藩封為楚失事之始耶若左良玉者固督師將題以建大將之旗鼓者也十二月內既報由襄陽夷陵巴巫而進又報起程由興安進發止不關乎軍令去来一任乎已心豈以瑪瑙之捷不係督師之調遣遂狂悖至此何驕蹇也迎頭少一聲之

力是以賊兵入無人之境耳至于鄖撫袁繼咸楚撫宋一鶴非督師破格推薦以秉鉞者乎先事無一哨探之報當機無一告急之文臨敵無一扼守之策雖地有遠近而罪無全諉守道萬年策巡道張克儉非督師不次濫補以守土者乎飭備無綢繆之能清內無詰奸之術臨變無巷戰之勇避同城有易而信地攸關以上諸臣督師所舉而大負督師負朝廷負封疆雖粟身國憲有餘恨矣且也失事其如此重大而諸臣至今未有塘報

豈候督師至正往役商確而乃敢上聞歟何蒙敝至此也八驕之火即令箭自當有所看落矣抑臣有請焉中樞亮天下之柄為皇上執法以削平禍亂者也兩番失守調度雖極苦心功罪未衡大法豈以曾受督師推轂故欲言而囁嚅夫公忠起見執持宜況察督師在部時有最實限內撫剿功次一疏內有罪洪承疇有功熊文燦至今思之功罪一案而用人行軍到底受害樞臣歷公自信斷不游移然臣不能不切切也至于將領守令

等項功罪全　巡訪御史詳核豫按髙名銜已受鉞旦夕不可無人察本省之變奉有選差之旨此時臺班之員不論在內在外報滿候代之內　選差一員命其星速前往不必拘赴京考核之例亦地方之一急務也

蝗後興屯

三月諭戶部都察院春初捕蝗係重農首務興屯布告非紙上空文奉有嚴旨嚴加責成佇望野無害稼之蟲民鮮不耕之土五穀豐登四方永利厥載內安而外自

附食足而兵亦強各該撫按及屯田御史勘實通行有無虛應故事奉命不爲不久未見具疏奏來好生違玩姑且不究今時延暮春東作方興看將捕蝗與屯事宜再行所屬各府州縣務令及時修舉仍將各境內蝗蝻生滅撲打多寡及墾種過屯地若干措給過牛種若干逐一詳察分別殿最限四月初旬各行據實回奏如再將徇私庇悠忽玩泄及苟且塞責的訪出有司立寘重典撫按司道等官一併治罪決不輕貸特諭

又諭戶部開墾屯田原裕兵食昨歲春初曾奉諭旨責令該督撫鎮等官嚴督所屬春種秋收將開墾收穫數日具疏題報該部即據所報多寡定各官功罪奏聞今秋冬已過如何未見奏來殊爲違玩着戶部即將各邊屯田以開種若干秋成之日以各收穫若干及未開墾者俱嚴加分別詳列賞罰限十日內具奏務要明悉雖當鼓勵將來俾人知所懲勸屯政克修不得瞻徇朦混取咎特諭

閩臣清獄

三月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言取各犯當時投詞狀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傅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眾乎孰非我皇上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折圭擔爵以為榮矣作奸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照名按

當時臣責以臣子大義慄以朝廷大法皆俛首叩頭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光復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內員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官倪嘉慶夫乏豆偕遯之數已經改明多朋未明之數已題進納其司官賄差一節力辨皆為懲指留案牽纏五年沉滯所宜早為分案的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督撫蜀則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哀顧其一時疎率之

差實不敢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逮為酌議者也一原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祇為脩己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體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炤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總之剿撫未見有效被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概論所當分別各路議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囑但逃弁拘提何時得至若當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

科秋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
而科条有欵又多有敝人所閉之事雖免官謗但辨稱
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
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辨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
者也一原任南道成勇自貫直憩匪為傾排但言官就
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情所宜原情
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出倉卒原
非違法罪其應得已敗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一原

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賍數已有二千之多洩目皆枯已獲貪婪之報所宜勒限追賍照例務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賍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按經擬斬罪咸拾懼而賄賕有由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于斬況又洩路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北道胥弱揚據冊未完之賍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擬地方錢粮除去抵完欠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酌議擬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浮濫恣肆屢見

才情剛愎過激乃其本色撫其罪有十疑法當立懲謂
罔敢冢係堂工所親拔于司官似爲無與即云既講送
光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亦貪之傭安有多金況又非
經推用之官爲何直䏍種種失辭所當研訊確情再爲
確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宋國壽朱日爍塌工俱
有可原倍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遷職者也
以工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銷首下部作速清理者
此矣臣于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嘿嘿然者

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兆祚夫出寅吾于檻車用孟明于三敗卒皆成功古今美談今之臣未必如管仲兆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摩厲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石變粉米

是年春池河守備馮箓銓進三色米粉言廣武衛龍山兵武衛小横山二處石變為紅黄白三色米粮衆稱為麭胥粉軍民如蟻挖取堪以充飢謹將三色米粉進呈

御覽

遣官祭陵

四月御太極殿命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宣平伯衛時春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入對帝曰孝陵為高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窰取石斫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于原額四窰外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

回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左侍郎王錫袞奏臣向為南京司業祭酒頗知陵事帝遂命勳戚諸臣起惟禮部三臣面對錫袞復奏孝陵自華山以下屬句容上元向有祖窰四個天啟後漸添頗多宜行拆毀奏畢德璟奏孝陵在中山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為形勝其龍脈從茅山來歷燕岡武岐華山白雲峰龍泉菴一帶至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窰若礙龍脈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

北宗室舉人朱統鑽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關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德璟奏泗州地稍低關大水時氣侵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脈來處關亦有鑿開池塘者帝曰這奏向不曾開得命起來隨賜宴畢帝曰右侍郎來德璟過跪帝曰再奏來德璟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為天壽山長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是萬世靈長之福

帝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德璟奏誠如聖諭
儒者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嶓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
子江入海爲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
天津入海爲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攸住帝
曰這北戒天津入海麼德璟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
天壽西山繞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
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石帝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
又曰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尚書來三臣同過帝曰今今

卿等三人特往南京孝陵同奉祀及守備神宮監禮部
禮科祭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脉經行處并左右沙水俱
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窰房悉行拆毀樹木椿橛或宜
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行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
一并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參奏治罪因賜成
國公路費二百兩絲緞二十表裡新樂侯路費一百五
十兩絲緞十五表裏林尚書路費一百兩絲緞十表裏
命再賜茶即同出檻外叩頭謝恩而出

封妃禮儀

四月進封東宮田氏為皇貴妃西宮袁氏為貴妃按兩宮進封倣萬曆中例也先是禮部已具儀注內侍後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欲楫等以會典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止云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于妃曰諸親則于皇后前稱妾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

在上則此禮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躬行此禮恐非情
夫人郄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于成祖則女弟行也
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
兩妃之前恐亦不安萬曆十四年進封鄭貴妃乃神宗
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
禮禮官守禮未聞內官竄禮者乞照會典洪武時例行

胥輔罪案

四月諭胥輔楊嗣昌瑪瑙山諸捷不能掩兩藩罹禍之

失雖經身故遝定罪着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議罪
具奏各官集中府會議云議得督輔楊嗣昌初以樞輔
司兵則戢南山東殘破一會城五十八州縣而陷一德
王繼以督輔視師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殘破二府三州
十九縣而陷一福王一襄王三王連陷二祖列宗之靈
將不知如何悲恫即引主將失機律不足塞罪若其餘
郡王將軍中尉及百萬生靈之死盃役難計然此皆中
外所共言惟抗旨欺罔之罪尚擢髮難數也一日三抗

修義明肯力衆義州以至重關孤危二曰屢抗戰守明肯引漢和親唐稱臣宋納幣稱為榮天而以善戰為服工刑三曰肯倡聚斂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再議加練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致天下民勞財盡群起為盜四曰隱匿災事不報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隱匿說謊轉推支吾五曰虛飾捷報如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流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神人憤怒又且陰買賊欵寔無着實現今招安在蜀楚

諸賊剝殺橫行又是熊文燦欵獻致習此五者我天啟
君罪又在失陷封疆之工其餘奸貪萬狀狡險百穪誦
盤究死蟲蝕明條敢誣良心久死豈肯自裁賣高皇誅
殛之速而亦望工威福在手社稷無疆之慶也查嘉靖
中大將軍仇鸞奸欺賣國致敵大入蹂躪亦病疽而死
肅皇帝赫然震怒剖鸞棺戮屍此崇禎而三王相繼以
陷沒山東河南四川湖廣諸省殘破則嗣昌之罪當有
十百于鸞者三尺具在似未可以既死寬之也議未上

因部院科道各官累疏糾嗣昌之罪于四月十八日召
各官至乾清宮諭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
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彥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舉朝
各官見朕有議罪等旨歘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也
直何不先凡參疏待兵科參本下部紛紛不已本該重
治爾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饒這一遭其各疏留中不
發諭爾等知之隨下諭楊嗣昌免議予祭一壇

三輔起用

四月諭國求多難亟藉舊臣佐理輔臣周延儒張至發
賀逢聖定識巨力稱品端猷積裹多勞忠讜未竟俱着
以原官入閣匡弼即着馳驛來京應朕佇望至意地方
官仍照例敦趣護送該衙門知道

問刑條例

五月刑部尚書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諭旨曰律
應恪遵例能高下刑部司官引議多非正律正例該部
即同原官責修會與司官逐一簡察諸條款有事同而

二三其例及參錯不齊可容人高下者俱髮刪歸畫一
這冊奏覽以憑發館吏定務使法約易知條簡易遵一
洗從來弊端不許率易塞責有質詳刑至意

開烟酒禁

十四年春立烟酒之禁犯者立置大辟至是諭烟酒為
邊陲所必需禁販亦因敵之一着犯者梟斬可謂嚴肅
民間犯者甚衆輒置大辟朕心惻然因念烟酒既有益
于人聽其自便但下海出邊者禁之

樞臣敘罪

五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開釋傅宗龍孫傳庭疏言微臣愚蒙自知負罪深重原欲舉新任侍郎臣吳甡以自代蓋深服其將品壯猷為大有用之才應奉天語命臣不必再請臣毛骨都悚不敢再瀆惟長跪再叅顧望工于才難之時漸開一使過之門若臣有一毫市恩之心徇私之意臣誠萬死如原任兵部尚書傅宗龍起家臣鄉巴縣其是民之父母及巡按貴州互解安酋之危後

總督舒雲留心邊計再蒙聖上賜環臣鄉巡撫練兵清
也僅有方略惟其人性情直率冒任中樞以此獲罪皇
上若曰取貌知為死不敢出此一時輿論咸推為可用
之才望我皇上鑒諒臣再奏如原任保定總督孫傳庭
還自有血性的人臣共事行間見其兵將肯做事即歡
然吾見其兵將不肯做事即拂然甚怒則火上攻為面
熱為耳聾為咳嗽此臣知之最真者然是偶聾而非長
聾及蒙畀以保督力自總偶聾為長聾至負皇上委任

然其才情氣魄猶堪一割伏乞皇上鑒裁此臣平臺面奏之語不敢藏一字臣謹補牘再請伏乞皇上念臣從封疆起見勅下吏部俯照朱之臣例將傅宗龍等赦罪作何效用仰請聖裁釋傅宗龍擢用孫傳庭不得輕議

按宗龍以楊嗣昌薦之自代及在兵部嗣昌軍前所請兵餉餘額宗龍稍裁之嗣昌致中樞不任時方倚重嗣昌切責宗龍宗龍疏言嗣昌徒耗國家兵馬錢糧不能報効但以氣凌臣中原之事將有不可知者帝奪其官

尋下獄至是斬甲應之復任三邊總督是年九月宗龍率大兵討李自成于襄陽敗績死之

開科招才

五月諭戶兵二部議開科國是民奇謀義勇二科曰朕惟足國之道貴在卹民強兵之策要在擇將方今國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每年足用則必取之于民及言恤民則有虞詘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使國與民兩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

干城未覩桓糾未聞推轂徒勤登壇罔效抑又何也豈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盛而竟無人焉明習心計經理備瑜可以不事朘削催科而使度支京坻有紅陳之積者乎又豈無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起衆武況識而握奇制勝或驍悍而陷陣摧鋒如古所稱習將勇將之選者乎朕將辟側席旦夕以之未獲一遇意者所謂敷求之術未盡其道也朕今欲特開科目一裕國及民科一奇材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

驗徵聘選舉更須良法盡善務期盡美必廣賢路毋致豪傑傾心呂旌出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該科事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規制來看

皇子禮儀

六月禮部疏言臣等恭奉上諭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敢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而十齡受封已加冠矣有無妨礙卿等傳示該部詳察典例經禮一併議

擬具疏欽此臣等捧繹明綸仰見皇上稽古之隆禮必求諸至當萬非臣等愚昧所及除十齡冊封祇遵祖制無容復議外惟封冠二禮並行未便臣等敢不詳察冊副聖衷攷之儀禮士冠禮註云諸侯十二而冠又云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禮云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是十二而冠禮之經也又考禮記冠儀云冠而後服備是所謂三加彌尊者必冠而後備也臣等前奉明旨謂既受冊

封必具冕弁翌善冠服則冠禮不可不亟舉故議照萬
歷二十九年事例先行冊封既加王號而後備王者之
服行三加之禮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第一時並舉
典禮未易誠有如聖諭所示者合照嘉靖二十八年
例令歲先行擇吉冊封以遵祖制俟至十二歲依期加
冠以循經禮未知有當否惟是冠禮在後而受封冕服
在前之旨所云有無妨礙正在于此臣等謹繇會典及
集禮有親王冊立禮有親王年幼受冊賀禮又有親王

冠禮各自不同先封後冠似無妨礙累朝皆遵行之即
古諸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
親王既為國君必具國君之服將冠禮未行則三加
之冠服猶所未備耳蓋封者建國之始錫圭胙土所以
樹百世之本支君道也而冠者成人之始備服醮賓所
以去沖穉之幼志人道也封禮惟帝王得行而冠禮則
貴賤皆不敢廢玆高皇帝斟酌百世分為冊冠諸儀原
是兩項備極精詳惟三加之禮洪武中所定親王初加

網巾再加翼善冠三加九旒成化更定初加翼善冠再加皮弁三加冕旒于是後遂為定制攷之冠儀註云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以明其生而貴之義大要亦不相遠然皆申之以祝辭隆之以飭戒所謂冠者嘉事之重者也今皇三子冊封合無照例具服行禮俟加冠之年行三加禮始稱備服祭之若今經禮歷朝典例似皆如此統祈聖明裁定荅旨云這先封後冠既拜祭經禮不相妨礙今歲冊封皇三子

照例具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禮該部即將册封事
宜詳具儀注擇吉來看

真人宴例

七月禮部議言張真人以異教獲蒙國恩齋會與郊祀
慶成亦曾有賜宴者自天順中有真人不必賜宴改為
賜饌之旨而宴禮不舉久矣即真人朝覲進表時酒飯
亦不關光祿鴻臚開列則我朝所待真人者其大略可
知也應京何幸蒙召賜宴遭際可謂獨異且本有優待

閉旨後經該寺具請前來臣等敢不欽遵但歷稽往牒終難妥議合無仍比成宴例用工柔品物待之其宴所及侍宴官則慶成宴內一欵有云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僧官刺嘛俱宴于大慈恩寺以內官一人侍之之例臣等竊以爲宴如慶成可謂隆矣而釋道二教所爭既不多法王禪師其名號亦重相應比照遵行至宴所則宜改慈恩寺爲靈濟宮各從其類于理較安臣又查去春應京曾奉命祈雪亦將道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侍

宴于例亦合允之

新修太學

崇禎十四年新修太學成是年八月十四日巳時行釋奠禮是日爲丁巳適與丁祭相湊帝命丁祭仍遣官行禮釋奠另期行改擇八月十八日辛酉先期賜衍聖公孔允植宴于禮部真人張應京疏請入監觀禮禮部駁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由崇文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于成

贊街左跪迎駕至欞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還大壇王穩
化末因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請釋菜禮輕釋奠禮重
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有
頃天漸明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
入盥洗詣先師廟中由陛工至廟內拜位分奠陪祀官
各就位分奠官列于陪祀官之前奏迎神樂兩拜興分
奠四配十哲官各詣廟東西階下分奠兩廡官詣兩廡
前俱北向立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帛于帝右帝

搢圭立授帛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少卿跪進爵
于帝右帝立授爵獻畢授少卿奠于神位前出圭分奠
官以次遞進各詣神位前奠爵訖各以次遞退就原拜
位奏送神樂複二拜興而禮畢矣帝坐廟西廡急呼禮
部官來工傳旨先師神帳內有二紅杖非舊制不敢亞
聖神主稍偏又二廡祭品欠豐工部修理粗糙不堪令
禮部左右侍郎太常寺堂工官細加巡察回報帝由中
道至御幄更翼善冠黃袍率彝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

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俟駕過起北向立上至彝倫堂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升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祭酒置于講案復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案還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坐祭酒講畢陶謨講畢尚書

退出堂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升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訖易咸卦講畢退出堂外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習禮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尚膳監進茶諭官人每吃茶茶畢出百官一拜叩頭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盒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搨進覽于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上坐明轎至東北角樓親閱樓上諭閣臣將

儒周程張朱邵共六子不宜立于先儒之內宜有特稱

下禮部議

表章宋儒六子

八月諭覽我聖祖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
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
爲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
問大有功于聖門已昭然于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漢
唐等諸儒并稱先儒以朕悉見竊爲不安但位次題稱
皆

遵行已久有不可輕率改更者茲欲將加崇隆是否可
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
愼察來看
禮部議奏恭惟皇上身作君師神交賢聖登極以來兩
行釋奠盛典與肅皇帝同符且是日祥風和暢天表澄
凝禮樂雍容度數精審圜橋觀聽靡不欣躍至下詢宋
儒周張朱邵二程六人列在先儒似無差別及西廡末
尚賢一位仰見聖學之粹睿識之精重道崇儒德意臣

等相顧悚服謹按周惇頤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皆弘闡聖真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以彰命世臣等又稽得漢儒董仲舒生秦火灰燼之後深契天人隋王通當六朝喪亂之餘獨挺聖教唐韓愈起衰振弱斥佛尊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識若並稱先賢之號似亦無後間言而臣等復有請者聖廟自高皇帝欽定時四配十哲之外兩廡共一百五位及肅皇帝再加釐正別建

啟聖祠進顏路等四人出公伯寮等十三人又退林放等七人祀于鄉而進祀后蒼等五人隆慶中進本朝薛瑄萬歷中復進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計現在兩廡九十七人比洪武中尚少其八而本朝儒臣與者僅四人耳竊謂宋偏安一隅從祀至十八人我朝列聖表章孔子之道再昭中天諸臣感奮興起近接關閩遠遡洙泗前後相望指不勝屈自瑄等四人外如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鄒元錫顧

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其著述尤多前
賢所未發併乞勅下詹翰等官各具議單送部會同九
卿科道參酌以聽聖裁

封皇子儀注

皇三子憲炯年十二成行冠禮命禮部具冊封儀注定
于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號欽定為定王
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卯時舉行十
三日隨輔臣周延儒賀逢聖召到十　日見朝召見中

左門賜坐命即入闕遣二臣行禮十八日帝以册封定
王告于奉先殿遣官奉節册寶置綵輿至王宮門外王
具服迎至隨至拜位四拜宣册寶王受册寶訖以授于
內官捧置册寶案王四拜禮畢內官捧節由中門出王
送出宮門外內臣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
王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清宮帝服皮弁
服皇后亦具服各升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懿康慈
昭妃前皇考溫定懿妃前皇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

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
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
拜禮

保舉雜差

九月諭兵事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督役沒
公行而釀弊最深役蠹最甚者無如雜關各官舊有額
税近以遼勦等餉少有增加擬取盈于羨餘非許求于
商旅乃婪官奸胥盡科充橐假公潤私朝廷當加課之

厥名司關享役年之厚利商販因而裹足儲胥益復空匱蠹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南北户工二部不必拘定司屬循例差委着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在外督撫巡按各舉至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各衙門司屬中行評博等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官但係行已端潔清謹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校以権差加意釐剔弊竇儘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必登簿解部充餉不另派商賈分毫使常額之濫數自饒立

與廷推胥準仍破格叙録以備銓憲之用保舉官一體加陞如仍横政苛歛徒侵羨羸或仍飽私橐者各該撫按體訪得實即疏參以憑重治保舉官一體連坐其從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姑不追究如臨清河西照舊差委俟盜平另議外其北新滸墅蕪湖九江荆杭等差但遇缺出即另舉議用仍暫帶部銜并受該部考成其未盡時宜着戶工二部會議具奏

皇子出閣

十一月望三子定王出閣命吏部選新進士為簡討國子助教等官為侍詔充講讀以兩旁兩殿中書為侍書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紅正門出紅板橋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兩柄輿至尊同兩隨侍內璫六人皆金帶迎王至皇極門下輿趨過西復工輿至書堂陛下出輿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先生每來一躬即分班入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

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績四書書經各五徧講四書書經各二徧王命先生毋喫酒飯即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闕臣至業環硯王親寫十字餘僕諸臣退後寫足送闕闕中批圈畢進呈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職八間外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實錄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裡處西二十間工十間為諸王館下十間為會典諸館也定王書堂西第六間讀書處第五間懸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及後永

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內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桌置四書書經白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書皆紅綾殼

司魁正告

十二月刑部尚書劉澤深議黃道周烟戍不允永戍不允乃上疏曰看得黃道周罪狀臣前兩疏已痛切蔽實

之矣到此至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
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
從未有以誅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
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誅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
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
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
一疏妄言無當眷照一臨肝膽寒裂試看如馬思理等
者始未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短之罰亦不與之較而日

惟禱祝聖壽恐又無已爲有所謂緣是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于左右諸大夫而竊情于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爲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據乎臣仰見我皇上于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俯首得免滿城老稚舉首額祝相慶無極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而爲一轉圜動念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

一雖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測識所敢窺測致蹈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華妾詡妾爲乖謬但疏幾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涂冲吉等昏昧庸愚冥行取咎仍照原擬允如所擬光是刑部尚書存覺斯以訊問延遲革職司官吳文燉杖六十至是獄具上意不測賴司寇力持之獲免

禁内干外政

十二月諭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容侵越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勅內官無預外事
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清源意甚深遠朕覽後
追前凛持祖訓自今神功等監及各有司局庫等衙門
或典禮膳或鳩工莞鑰或司綸服或辦文書都着勤慎
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整飭的極力整飭應節裁的加
意節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訓干預
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叅擧處斬不貸該部監仍粲

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奏

修改歷法

十二月禮部頴言古今治歷之家多矣其能最精者漢

洛下閎太初歷以鍾律唐一行大衍歷以蓍策元郭守

敬授時歷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

久皆不能無差盖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

可測者實在于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

故雖以時分刻刻分杪非不至細而差之半杪積以歲

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此治歷之所以難也皇上
因監法小差將制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
侍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覿
面講求遂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
類臣等經歷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黃赤儀
器親自臨驗西法比監實為密近故昭然不待辨者守
敬成歷時嘗言天體難測每歲創驗改修庶幾可使如
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

天雖用守敬歷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以歷律名者赴京詳議復自制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回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歷為足也蓋其慎也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歷中邢雲路諸臣皆以差訛請更正今得西歷與之校驗而舊歷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以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楫同興臣等詳察經緯新歷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殺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

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經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璣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將守敬之徒詒習不察耳自古歷法觚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歷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少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歷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

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主
儒盡收之于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增附大統
以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于交
食經緯晦朔弦望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考又以新法推
測屢近着照回回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勑下
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俟測驗
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寄臣天經及速臣湯若望
中書黃應逵新局官生黃弘憲等累年新進曆書一百

廿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晷屏窺筩諸器多歷家所未發專門勞勩積有餘年似宜量加敘錄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此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則猶有進焉歷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天在順時布令觀變警心其所重莫如加賞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其所重莫如農桑故堯舜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歷以無逸豳風為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秒之末而

已凡歷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實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光德後刑勸民農桑致崇仁厚以昌我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為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堂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知有欽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誡廷臣交結

十二月諭朝廷分職原自官府不同臣子守官豈容暗奸作弊况析圭賜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間尤先近侍恭閱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絶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謨最為嚴遠朕欽承祖訓不敢懈忘日望羣臣率由斯道無奈世風日下士氣逐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者亦有㛠媚交歡趨權暱就為阿大夫之借譽

左右　掃門士以進杖顯榮有路可通無脛而走窺探泄漏視為固然依草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內外大小諸臣有再蹈前轍者憲典具在朕不敢私你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澄叙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着即指實奏來不得徇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誣揑胥出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決不姑貸

罪臣救脫

六月致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行賄薛國觀被逮至京上

疏言同邑諸生倪襄贄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言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臣旦夕必逮未幾臣果被劾南中有二十八宿設十條錦囊計鴆銀託兵部主事錢位坤潛至京師買恭等語內閣袒之嚴旨下部查參

兵科右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君人有言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今之大貪極惡敢于無禮如蔡奕琛之甚者被其身以衣冠行同市井且其狡足以恬惡詐足以文奸長安之人無不鄙之即

同鄉之人亦無不鄙之臣不暇旁為臚列以盡其穢狀即以事之彰著者再一言之當其居朝也受宣城知縣謝玄珧四千金而為謀考選受布政陸之禎三千金而為謀陞京堂漏泄喧傳科臣房之騏據事糾參以身有百足幸免追究既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居鄉也包攬吳中彥之詞訟被害之民聚衆出揭致激變知府石萬程公訊謂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本處撫按之所參奏既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欲起復而鑽營也借名求

文行賄罪輔玉陞彥口供已明凡有血性無不嘆天網之不疏此其已定之鐵案現在衙前可覆案也夫有一于此難逃聖明之世矣為爽琛計使稍存一點之良心一線之廉恥不知如何愧死如何悚懼乃妄工一疏展轉設知以為拖延之計以為彌縫之謀且從來提解之官無不革職帶徵罪狀已明而原官尚在遂恃為護身之符刑部先後屢奉明旨蹊蹺不敢問結者亦以此耳不知犯法彰明之日使人人可以捍網言官應其波及

而不敢言法曹畏其刁肆而不敢訊視我聖明為何如主哉伏望皇上勅部臣將前後奉旨之案速為察奏不得因其末草職之官而遂為頑忽不得狥其拖延之故計而仍事遷四厥參罰不逾時則國是明而法紀肅矣臣職司糾彈竊比鷹鸇之義

扶此條當補入六月望子禮儀條下